

他极有人缘，朋友也多。与他交往时，我几乎忘却了他曾经是官员，眼下是老板的身份，而把他当成了我的同道文化人。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跟我说：“忠良是个好人。”我断定：为官，他会是一个有良知的好官；从商，他会是一介有理念有思想的儒商。

他文思如涌，还会写出第二本、第三本散文集，我等着拜读，等着与他一起分享写作的痛快与欢乐……

2010年10月26日凌晨

于五峰山居灯下

亲，母亲便与老屋朝夕相守了近七十个年头。看来，老屋和柚子树还有芭蕉都是颇通人性的，自从母亲走后，人去楼空，这老屋衰败的步子便格外的快了。姐姐曾有信来，说是老屋已多处漏雨，一侧墙体已经倾斜。一向生机勃勃的柚子树，由里而外朽腐，树干也中空了。芭蕉与其他植物更是形容枯槁，凄凄地在寒风中兀自哆嗦。物是人非，春天到了，燕子也不再前来老巢栖居。最近一趟回去，适逢下了场大雪，天色灰蒙蒙的，老旧的屋子空寂寂的了无生息，积满了尘埃的八仙桌也早已习惯了没人揩抹的日子。没了主人庇佑的柚子树和芭蕉默默地立于院子里，身上披着厚厚的雪衣，有如一身孝服，仍在痴痴地凭吊着已逝的主人……

唉！老屋是得尽速修缮了。就像善待父母和老人，你得抓紧。否则辛劳了一辈子，现已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一旦离我们而去，你就会连探望与孝敬的机会都将永远失去，令人扼腕、悔憾终身。

2005年2月28日梦中成稿

3月2日夜深成文

## 故乡的雪

纷纷扬扬的雪下了几近一月。欣逢温哥华几十年一遇的大雪，实在欢喜畅快不过，更“老夫聊发少年狂”，和女儿于院子里堆起一座硕大的雪人来，实在过瘾，犹似赶上了一场奢华的盛宴。由于大雪引来了诸多的不便与困顿，于是人们便都纷纷数落起雪的不善，唯独我总是辩说好得很，很是另类。不过，将这场大雪拿来与小时候的雪、故乡的雪相较，它似乎还是少了一些什么。细究起来，它少的是那一种乐曲声中抑扬顿挫的韵味和那一份永驻心扉的忘怀与勾连。

不知是何缘故，对于雪我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喜欢，甚至是痴迷。在我看来，洁白的雪，晶莹的雪，实在可爱。看那曼舞轻飏、飘飘洒洒的样子，更是天底下最最优美的旋律与舞姿。它们恰似无数个纯洁与美丽的小精灵，带着上帝的意旨与问候泽被人间。就那般看似不经意地一阵点染，万水千山立刻便成了银色的童话世界。哪怕是污浊的丑陋的东西似乎也有着向善

几次三番，已是一坛酒下肚，热乎得很。也唯有此时，劳累了整整一年的大人们才有了真切的笑意与快慰，更将生活的重负暂且抛去，让自己沉浸于这浓浓的年味当中，把酒话旧言新。接下来便是守更易岁，煤油灯下，亲人们围于桌边静静地聆听父母追根溯源，或是村中旧闻，或是祖上旧事，都是些陈年老账，也不知翻检过多少回了，可我就是百听不厌。偶尔父亲会与村中同好于家中吹拉弹唱自娱自乐一番，曲调多是浙中婺剧中的《庆八仙》，喜庆得很，父亲操的是二胡，间或唢呐。每当此时，老屋里外便围了一堆人，一同分享与送度这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

大年初一，一早我便跟了父亲起床，放完开门炮，然后吃鸡蛋面条，这在家乡是很隆重，也是很奢侈的，平日里唯有时逢生日，或是尊贵的客人可以享受，此外就是正月初一了。记忆中有好些年正月初一的面条都是嫂子一早煮好端送过来的，算是对老人的敬重。习俗里好像要年初二开始出门拜年，因此正月初一是正月里难得清闲的日子，村人们玩牌聊天或三五成群去爬山登高。大人们说正月初一是老鼠迎亲的日子，于是当晚人们便都早早地睡下，免得惊扰老鼠。我不明白，平日里人们那么厌恨老鼠，今天怎么就突发慈悲，化敌为友，成鼠之美了。大年初二，人们便纷纷走亲访友，拜年祝福，来的来，去的去，大道上人群络绎不绝，行色匆匆，就像是全社会的大串连、大交流一般。村子里既走了许多回娘家与走亲戚的邻居，同时也来了许多的陌生面孔，一个个新衣新鞋，就连平日里异常淘气的小孩也俨然一副绅士样子斯文起来。每每遇着一位客人，便相互仔细地端详打量一番；遇见孩童，大人们一准便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一年不见怎就蹿得如此之高了之类。姐姐、外甥们也是每年的正月初二一准前来给父母拜年，送来许多孝敬父母吃的东西，这是我最最快活的日子。除去姐姐、亲戚给我压岁钱，还有

### 三

飘了半夜稀稀拉拉的雪，已经止住。地上的积雪并不厚，只薄薄的一层，可望过去，田野已是白皑皑一片，让人想起八月十五晚上的月色，更像三九隆冬晨起时的清霜。车轮子碾过去，潮潮的路面上留下一道歪歪扭扭的痕辙，和几双行人的脚印。

人力车一路吱吱嘎嘎地怪叫着，似乎不堪忍受身上的重负。凄厉的风已经消停下来，路边的小山坡上，几只麻雀在雪地里极力寻觅着可以充饥的食物。人车过来，它们又一一惊飞开去，啼声里有几分凄厉和怨怼。前面道路有个斜坡。“阿明，”阿德一边推着车一边扭头，“你到前面拽一把，这坡儿挺陡哩！”“嗯！”阿明跑到车子前面，拎出挂在车上的绳子，往肩上一放，使劲拽起来。

“绳子再搞得短一点，那才有劲，来！一二三！”车轮子终于滚到了坡顶。“哥！歇歇气吧，就到了，慌不着哩！”两人喘着气，额头上冒着汗，凉丝丝的风从他们敞开的领口直灌进去。

坡顶上有个穿堂凉亭，他们把车子推到亭子外停下。亭子的里外墙壁上涂着石灰水，一块块像是大小不等的膏药子，有长的有方的，上面是用墨汁刷上的一句句口号……

兄弟俩在石凳子上坐了下来。

“哥，你吃哦？”阿明从口袋里掏出块黄灿灿的玉米饼子，见阿德摇摇头，便自个啃了起来。

他们一早就出来了。托老天的福，昨晚后半夜，天遂人愿地下起雪来，按常理，生产队的社员们也便可以不用出工去工地，难得在家清闲。阿德与

阿明一早相商合计了一阵。吃过早饭，对阿爸和阿嬷瞒说替人买糠去，兄弟俩便推起独轮车来到村头品寿家，搬出十来段寄放在他那里的圆滚滚的木头，装上车子上路。这总共二十来段木头，原本是父母早些年打算给阿德阿明结婚时打家具用的。十多年过去，日子是越过越艰难，婚姻的大门离阿德也似乎越来越远。现如今阿爸重病在身，缺医少药。阿嬷看似健朗，但毕竟已风烛残年，说不准哪一天便会轰然倒下。阿德自觉这辈子恐怕要打一辈子的光棍了。昨晚上他权衡再三，决计这辈子不谈婚事，拿出给自己打家具用的那一份木头卖了给阿爸看病，以后再千方百计给阿明讨个媳妇。如此，作为长孙、长子、长兄也算尽到了责任。一大早，阿德就把这个决定与同睡一床的阿明说了。

“那你的结婚家具咋办！”阿明立即跳将起来。

阿德也不言语，脸上阴沉而坚毅。

“我……”阿明还想往下说，但终于还是住口。他知道他捅到了阿哥的痛处。他知道言语不多的阿哥外表看起来有些懦弱，可一旦开口，主意已定，任凭牛马也难以拉回。他更知道阿哥操持一家子的艰难与压力。长兄如父，正因如此，生性意气用事的他在哥哥阿德面前便显得服帖。他敬重阿德，总想帮阿哥为家里做点什么，分挑一些担子。实际上兄弟俩遇事也常一道商议，阿明也确实是阿德的一个好帮手。看着村里与阿德同龄的人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阿明也为阿哥的婚事着急。偶尔也有人要为阿明做媒，但都被他一口回绝了。他明白乡下人是不时兴或者忌讳大麦未黄小麦先熟的，那样做对不起阿哥，对不起阿爸，对不起祖宗。

歇息了一会，兄弟俩重新上路，这回换了阿明推车，阿德跟在后面。

“哥！你说这些木头每段值十四五元钱？”阿明边推边问。

## 母亲走好

母亲走了，以她八十六岁的高龄走完了一生。

母亲是前晚上走的。虽已是公历的2002年1月，但乡下人通行农历，因此母亲还是没有跨过2001年这道门槛。年中听姐姐说过，曾请算命先生测字，道是今年不会死的，明年才有一个大坎。看来算命先生也有不准的时候。不准也便罢了，听他一言，自己虽然将信将疑，可多多少少还是麻痹了自己，以为探视母亲的机会还有多多，以至错过了本应探望母亲的最后一个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算命先生真正害人不浅，该受责备的。

其实母亲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卧床不起了，原因是摔了一跤。虽不严重，可摔跤正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所最最忌讳的，更何况母亲原来就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打那以后，母亲就不曾自己烧菜做饭，而是一日三餐由嫂嫂、姐姐们侍候供养。姐姐告我，自那时起母亲对于饮食变得挑剔起来，今天馄

几根黑条子的毛毯和姐夫送我的钻石牌手表，在当年满足了我多少虚荣心，并为我挣足了多少的面子和荣耀啊！

改革了，开放了，农村的天开始变了，已经跨入老年行列的姨父姨妈生活刚刚有所起色，天不假年，辛劳了一辈子并挚爱着姨妈，姨妈也已习惯了与之牵手相伴一生的姨父撒下姨妈永远的走了。姨妈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重又跌入低谷，命运就是这般的残酷、这般的无情。

没有想到的是，时隔十来年，衰老苦命的姨妈又被命运再度推搡到了两难的痛苦的抉择关头。村里有个退下的老支书，丧偶多年，村人有意撮合，让两位老人一起生活，相互有个关照。但这事却遭到了大姨妈的坚决反对。之所以如此，缘于一段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三年灾难期间，农村饿死无数。大姨妈家人多吃口重，于是到小姨妈家借粮救命。当时小姨妈所在村规定，不管谁家，一颗粮食都不许出村。大姨妈是借着月色肩挎半袋番薯丝摸黑出村的，可到了村口还是被村支书逮着了，大姨妈大哭而回。如今大姨妈放下狠话，姨妈要是跟老村支书一起生活，那就断绝姐妹关系！这是何等的残忍啊！几十年前播撒下的仇恨种子，居然还在蕴积能量破土发芽，并最终结出了果子，而且这个苦果还必须由姨妈这个局外人去收割和品尝，时代和社会造成的人间悲剧还在延续，还要让这样一位苦命善良的孤寡老太来承受。生存与亲情再次地像两把刀子不断地刺挖着姨妈的身心，我知道她脸上滴泪，心中滴血。

姨妈最终还是跟老支书生活在了一起，只是除去多了个生活伙伴、多了个聊天的对象以外，她更多的还是付出。老支书大她十多岁，年老多病，姨妈选择了跟他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最最贴心和精心侍候的保姆。我去看过他，跟他聊过，我知道老支书是非常感激姨妈的。只是两人一起生活



他家的房子，都是铁将军把门。花儿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可人生就这一回，寄云就像一支野地里的花株，正当结蕾行将怒放的时候，忽忽的被人为移栽去了别的土壤，兼之一场冰雪，不及盛放便立马萎顿了下来。如今岁月已将昔日的玩伴催化成了一个中年，皱纹也该早已爬上面颊，眼睛也该已昏花了吧。

上了年岁，就喜欢怀旧。就像是每隔些时日，总会下些零星小雨，带给干旱的土地一些滋润、一些抚慰。这不！今夜里便做梦连连，尽情地转悠于故乡的田野。走啊走的，一不留神，就转悠到了寄云家那座熟悉的房子。我忍不住推门进去，不曾想院子异常的破落。寄云的父亲十多年前便已去世，他年已八十多岁的母亲急急地迎将出来，既意外又兴奋。但见院落并不平整，一角上挖了一个深深的坑，依稀当年养猪的猪圈，便问还养猪吗。不及回答，低头一看，居然还养了猪的。我又问寄云可好。老人便说：老样子。媳妇已经离去。前几年领养了一个小女孩，有点残疾。我问为何收养残疾的。答曰：省钱，有残疾的孩子懂事。听了老人的话，不免让人唏嘘。我似乎见着了寄云与养女一大一小、一老一少相互扶持牵连，于人生道上踽踽而行的样子……

事实上，以上所见所闻只是梦境而已，并不真切，正像理想与现实总有距离一样。唯一真切的是光阴的倏忽、命运的不可捉摸和人生的大不易，尤其，尤其是岁月并不总是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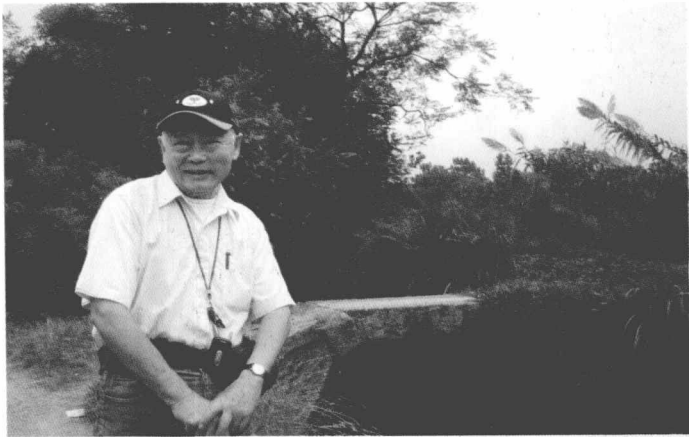
2010年1月16日

终生离开人世。在父母的坟前，他泪如泉涌，长跪不起。他也曾来到我父亲的墓前祭拜，喁喁私语。此后，堂兄有如候鸟，每年返归故里探亲访友，徜徉、沉醉于故乡的山山水水，并将所见所闻和满足喜悦之情或摄入影框或倾注于笔端，成诗、成文装订成册送人，与亲友一同分享。堂兄不光好学求知、知识丰富，还热爱集邮，擅长舞蹈，热心公益事业。他曾担任台北永康同乡会总干事达13年之久，后任同乡会副理事长，台北市大安区龙坡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当选全台湾第三十四届模范老人。得以回大陆探亲后，他倡议并慷慨捐资重修宗祠，续修族谱村志。作为资深集邮爱好者，2005年9月，他专门回家乡举办了个人世界生肖邮票展览，共展出74个国家和地区的诸多邮票精品。邮展好评如潮，非常成功，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先生亦专门发来贺函志贺。堂兄生性诙谐风趣，每每亲友、同学聚会，他总是谈笑风生，常常手舞足蹈或引吭高歌，纯粹老顽童一个。前几年在台北遭遇车祸，死里逃生的他不得不用上了拐杖，但他性情依旧，天南地北，行旅匆匆依然胸前挂一只手机，兜里放一个记事本和相机，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写。也许自觉来日无多，年逾八十的堂兄决定把自己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家乡的图书馆，并提前数月同我相约，让我届时参加他的图书捐赠仪式。2009年1月8日，堂兄从台湾飞抵上海，当日他不顾旅途劳顿赶抵家乡，又马不停蹄会亲访友，商讨翌日图书捐赠事宜。兴许是倦劳早已被重新踏上故土的欣喜所遮掩，总之精力是异常的充沛旺盛。在第二天的捐赠仪式上，堂兄特别的兴奋，讲话虽短，但思念故土、报答故乡父老之情溢于言表。参加当天仪式的还有一帮他解放前就读师范时的同学。一帮老头老太似乎一个个重又回到了青春岁月，他们一同朗诵诗歌，一同吟唱昔日的校歌，说着唱着一个个泪流满面。他们相约来年再聚。堂兄也特地同我约定明年再见，并

嘱我有机会去台湾做客，我点头应允。看着他健硕的身体，听着他洪亮的嗓门、爽朗的笑声，我以为我们相会的机会还有很多很多。不想正是这爽朗的笑声、洪亮的嗓门、仍有几分青春顽皮的神情欺骗了我，也欺瞒了乐观自信的堂兄自己！事后我才知道他患有高血压，自从在家中跌了一跤，他的身体就急转直下，直至不治而逝。从此，我永远地失去了一位大我三十余年，我几可称之为爷爷的堂兄，一位亦师亦友、儒雅可尊的长者，于社会、于国民党而言，则又走了一位饱经战乱与人生沧桑的老兵。

往事已经如烟，如烟般地淡淡远去……

2010年正月



故人与往事正如烟般的淡淡远去……

参加国际夏令营并担任主持人；她会钢琴、能作曲，读初中时她所作的《祝福您，老师》、《外婆的故事》、《再别康桥》曾分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校园歌曲创作大赛一等奖、三等奖；2001年暑期，获中央电视台第二届“希望之星”英语风采演讲大赛浙江赛区十佳称号；2002年8月，获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演唱比赛一等奖；2005年，获浙江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期间担任加拿大华裔国会议员政府政策与公共关系团队成员。2009年春，她被美国哈佛、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华盛顿等七所名校同时录取攻读硕士学位。她曾与人言，她很喜欢一句英文哲理短句：Luck happens when preparation meets opportunities（所谓的幸运，就是当充分的准备碰到机遇）。在成绩面前她很理性，她说：“考上名校只能说明通过努力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平台，但绝非衡量成功与否或者智商高低的标准。”

女儿让我们满意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优异并考取了哈佛大学，最让我们感到欣慰与骄傲的在于她是一个特别有爱心、善心和孝心的孩子。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人友善、尊老爱幼、处事谦恭，从不与人争短长，这一点延续了应家的家风，可喜可贺。家族中有年长病弱者，她总是嘘寒问暖，端饭喂药，服侍体贴，为了陪侍，甚至会与八九十岁的老妪同床而眠。出外求学，定期给长者寄函、打电话请安、通报平安。此外，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比她小的族人或学弟学妹，以及其他向其咨询的人发e-mail、寄明信片，关心他们，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毫无保留地与他们一道分享成长的心得和学习的方法、体会与经验。她不光感恩家人，更感恩社会、感恩大自然。一方有难，她会捐钱捐物，救助灾区的儿童。她积极参加一系列的社会公益活动，比方说担任马寅初纪念馆义务讲解员，比如利用暑假到山区小学支教，并与当地

## 坚 守

这必定是一次令人毕生回望的记忆之旅，在这里我不仅领略了岛国独特的风土人情，更见证了高昂、伟大和平凡与默默的坚守。

之所以选择古巴，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号称世界十大名滩之一的Varadero海滩。我不会抽烟喝酒，自然也不是因为那里出产世界著名的雪茄和朗姆酒。我的古巴之旅实在是出于好奇与景仰，确切地说是冲着它的“坚守”去的——与世界头号帝国毗邻而居，高举大旗，坚守社会主义阵地，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度呢？异类的萨达姆枭雄一个，现如今已身首异处，曾经辉煌一时的东欧诸国则也早已陷落、改弦易辙，可古巴这一座北美洲的社会主义灯塔却依然傲立，大声叫板，坚守了整整半个世纪……

短短几天的旅程，要想全面了解古巴自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浮光掠影还是让我感受到了古巴的社会风情与政治氛围。传统的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带来的似乎必定是短缺经济，这一点在古巴再一次得到印证。加之美国针对古巴长达五十年的经济制裁与封锁，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古巴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依旧比较匮乏，百姓的生活仍然比较艰困与压抑。古巴也有设施

早已几近湮灭，唯有涛声依旧。在这无尽的涛声中，我们似还可以恣肆地翻检、追寻那些渐渐远去的踪影与记忆，并寄托我们永远的追思与怀念。

夏威夷的涛声是豪迈的，那是一位探索先行者的脚步与行吟。为了求学与生计，1879年，国父孙中山在他十三岁的时候首次来到这里，始觉“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夏威夷的涛声曾经伴随着孙中山的醒悟和成长，这涛声又曾激荡起中山先生几多的壮怀激烈啊！以至于此后他又曾先后五次来到这里，或是筹组团体，共谋救国大计。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4年在此诞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早期革命就此启程，或是成立中华革命军，或是筹款为广州起义等筹集经费。我不知道国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名言是否得自于这力重千钧、浩渺无穷的夏威夷波涛，但他正是于此地那时起为中华民族、为国家救亡。展开一番番勇敢、坚毅的搏击，并带领国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最后走向共和。因此这涛声既是波澜壮阔的，更是一道烙印深刻的记忆与历史的回响。

但是，夏威夷的涛声也是愤怒与悲切的，悲切中更隐含着沉重的叹息与呜咽。1941年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珍珠港事件发生。当年的12月7日清晨，狂妄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美军12只战列舰和其他舰船被击沉，损失飞机450架，死亡官兵2400余名。这次袭击最终将原本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加速了日本等轴心国的战败与灭亡。迄今，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仍静静地躺在海底，1962年美国在该舰的残骸上建成珍珠港纪念馆。将近七十年过去了，至今该舰每天还在向外渗漏出点点的油污，就像一曲令人怀缅、沉思的哀乐。那不绝于耳的涛声分明是在泣诉，告诫人们历史不容抹杀，教训



**世贸遗址** 就似眼前这高高的塔吊，新的世界贸易中心何时建成，何种模样，在这过程当中还将发生什么，这一切似乎都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 第二日

一早起来，放眼望去，木里果然是座山城，大山夹峙，木里河弯弯淌过。此去乡下，路况不佳，面包车司机坚言不可行，遂于一早租就北京吉普两辆，十时许出发，目的地是木里所属的桃巴乡。途中经过长海子，蓝天白云，牛羊木屋，澄澈的湖水，泛黄的草色，舞动的经幡，祥和静谧让人觉着时光几近凝固，恍如远古。长海子面积达5000亩，与其他海子不同，它拥有无数浮岛。所谓浮岛，就是湖水中漂浮着的一个个草甸。一年四季，这些草甸随着季节、风向的变化，慢慢漂移，绘出不同图案，展示不同的色彩，十分神奇。天空下起了小雨，云雾也开始蒸腾。已是深秋时节，一路行去，山野色彩斑斓，非常漂亮，本打算主要拍摄人文的我们便也禁不住风光的诱惑，“咔嚓”声不断。与昨日不同，今天已进入藏人居住区，路边间或会有一个个藏民的放牧点和村寨，热诚、善良、憨厚的藏人，清新芬芳的空气，还有古旧的水碓，总让人俗念顿消，心怀感激与不舍。

这里地广人稀，山高路远，儿童读书多在乡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小学。今天是星期日，路上时可撞见三三两两返校的学生，背着行囊于山道间艰难地跋涉。也曾遇见一辆皮卡，除了车内满满，敞篷的车厢里也站着七八个身着彩衣的学生迎风招展。见我们拍照，兴奋、好奇、腼腆、天真写在脸上，真是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就如山坡上那一束束盛放的山花。

从木里县城去桃巴，途经克尔乡境内有一个汽车停靠站，这里可以用餐。此前虽是山路，路况尚可，只是过了博科乡去到桃巴这一段，路况极差，若不是四轮驱动几不能行。晚上七时，终于车过无量河大桥，此地已是桃巴境内，路边有两家提供食宿的旅店，价格每位20元一晚。住宿条件颇为艰苦，但饭菜可口，令人回味。



本人有一辆吉普车，又唤上一辆他朋友开的皮卡，取道高山峡谷护送我们前往丽江。直巴尔车今年57岁，摩梭人，儒雅、健谈、幽默。他多才多艺，创作有不少歌唱泸沽湖与摩梭人的歌曲，去年还出版了一本《解读摩梭风情》。他17岁开始走婚。他犹似回味地告诉我们茅棚里、月光下若隐若现的女人最美。年轻时他参军在迪庆当文艺兵五年，退伍后回乡当农民。1980年的他被选调到公社文化站工作。他仅有初小文化，靠的是天赋与勤奋。现如今他是摩梭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者，被评为市级民间艺人和小凉山十大文化人。同我一样，他对摩梭人也必须一夫一妻制，并规定必须结婚登记才给予孩子上户口，人为地割裂摩梭文化、改变民族习俗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一再地列举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在增进家庭亲情和睦、节约土地等方面的种种好处。我说可以向上反映，他答人微言轻，如今当官者看重的是经济发展和自己的升迁，无暇顾及民族习俗和文化的传承。可悲可叹！中国芸芸13亿人，50多个民族，而被称为人类最后母氏社会文化活标本的摩梭人仅仅上万人而已，难道就不能为他们的文化遗产与习俗的延续提供必要的政策生存空间而非得天下一统吗？

途中经过金沙江，但见两岸高山耸峙、谷壑幽深、江流湍急，正是发展绿色能源水电的好去处。果不其然，一个国家投资的阿海水电站正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翻过又一道山梁，身披晚霞的玉龙雪山已经遥遥地向着我们招手，今夜我们就将憩息于她的脚下。丽江，我曾经二度造访的古城，如今的你是否古韵犹存、流水不腐、质朴依旧呢？

2010年10月